

安徽戏剧丛书

妈妈

庐剧

6.547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世纲

封面设计：宋子龙

妈 妈

石生 嘉枝 立奎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25 字数：39,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988 定价：0.20元

人 物

- 贺冬兰 苏区女青年。
- 夏启明 贺冬兰的未婚夫，后为游击队员。
- 贺秉忠 贺冬兰的父亲，放排工。
- 柳 英 革命烈士詹国梁的妻子，红军医疗队队长，后为解放军某部旅政治部主任。
- 盼 盼 柳英之子(1934年为婴儿)。
- 苦 婶 贫苦的农民，贺老三的佣人。
- 巧 姑 苦婶的女儿，贺冬兰的女友。
- 通讯员、解放军战士若干人。
- 贺老三 本名贺竹斋，贺家湾的大地主、民团团总，后为伪保安团团长。
- 卢兴祥 贺老三的狗腿子，后为贺老三的副官。
- 崔明贵 民团队长，后为伪保安团团参谋长。
- 民团团丁、伪兵若干人。

第一场 接 子

〔一九三四年秋。皖西大别山区。

〔短促的幕前曲，悲壮激越，把人们引进了艰苦的战争年代。乐曲嘎然而止，传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枪炮声中时而夹杂着婴儿呱呱的啼哭声。枪声停止，合唱突起。

〔幕前合唱：

啊……

战斗！

战斗——！

仇恨凝结在枪口，

怒火燃烧在心头。

誓死保卫苏维埃，

英雄鲜血洒荒丘。

啊…… 啊……

一道命令红军走，

山也愁来水也愁。

〔幕启。贺家湾附近的河边。

〔秋风瑟瑟，乌云滚滚，一种可怕的宁静笼罩着群山。

〔贺冬兰臂挎洗衣篮，焦灼不安地上。远处传来几声刺耳的枪声。她急忙登上高坡远望。

贺冬兰（忧心忡忡地，唱）

连日枪声响不断，
白匪又犯大别山。
我父兄放排数月未回转，
怎不叫人把心担。
天天眺望来河畔，
盼亲人一路平安早早还。

〔巧姑肩背猎枪，腰插匕首，手提山鸡上。〕

巧 姑 冬兰姐！

贺冬兰 巧姑！

巧 姑 冬兰姐，红军要离开大别山了。

贺冬兰 真的？

巧 姑 我在山上打猎，看到乡苏维埃都撤了，铁松大叔带着赤卫队也上了山，好多乡亲都跟着转移了。

贺冬兰 (焦急地)啊？！

巧 姑 你走不走？

贺冬兰 我不能走。我爸爸和启明哥还没回来。

巧 姑 咳！启明哥也真是，出门大半年了也不回来，把个没圆房的小媳妇丢在家里就那么放心？

贺冬兰 人家都焦死了，你还开玩笑呢。

巧 姑 我讲的是实话嘛。冬兰姐，你别焦心，我妈也不在家，我陪着你。

贺冬兰 苦婢她……

巧 姑 铁松大叔派她送信去了，不知怎么还不回来。冬兰姐，我们回去吧。

贺冬兰 你先走，我就来。

〔巧姑下。贺冬兰向河下走去。〕

〔卢兴祥破衣破帽，神情紧张地从河坎下爬上，欲进村，发现有人来，急忙隐于石后。

〔柳英内唱：

寻大婶托婴儿来到山口，

〔柳英背药箱，抱婴儿急上。卢兴祥于石后伸头缩脑地窥探。

柳 英 (四处寻找)

(接唱)不见有大婶来令人焦愁。

难久等我只得抛舍骨肉……

〔柳英忍痛将婴儿放于石上，从挎包掏出一只银锁放在襁褓内，转身欲下。卢兴祥见状溜下。婴儿啼哭。

柳 英 (回身扑向婴儿)孩子！(抱起婴儿)

(接唱)这哭声似钢刀刺我心头。

孩子啊！

只怪你降生的不是时候，

妈妈我负重任难将你留。

〔远处传来军号声。

〔贺冬兰暗上，注视柳英。

柳 英 (接唱)一声声军号响催我去战斗，

我怎能儿女情长寡断优柔？

(放下婴儿，忍痛欲下)

贺冬兰 你等等！

〔柳英止步。贺冬兰抱起婴儿。

贺冬兰 这孩子是不是你的？

柳 英 ……是的。

贺冬兰 那你这是？

柳 英 我……

贺冬兰 同志，这么好的孩子，你怎么舍得把他扔掉呢？

（递过孩子）

柳 英 （揪心地）同志！

（唱）谁生的孩子谁不疼，

更何况他是烈士后代根。

怎奈是敌人围剿逞凶狠，

我红军奉命北上去远征，

行军中护理伤员任务紧，

奉指示将孩儿托付乡亲，

军情急难等待接头的大婶，

因此上才忍痛舍下亲生。

贺冬兰 （唱）请问同志名和姓？

柳 英 （唱）詹国梁是儿父我叫柳英。

贺冬兰 啊，你是柳队长？柳队长——！

〔贺冬兰拉住柳英的手。〕

（唱）难道说詹师长身遭不幸？

柳 英 （唱）战场上杀顽敌壮烈牺牲。

贺冬兰 （大惊）啊——？！

（唱）詹师长名震山乡人人敬，

他和咱穷苦百姓心连心。

怎忍看烈士后代被抛在野岭。

柳大姐，你就把这孩子交给我吧。

柳 英 你？！

贺冬兰 （接唱）我替你去将那大婶找寻。

柳大姐，你要找的那个大婶是谁？

柳 英 我也不认识，组织上告诉我是贺家湾的苦婢。

贺冬兰 是苦婢啊。那就不用找了，她不在家。

柳 英 你认识她？

贺冬兰 怎么不认识？我们住在一个湾里。

柳 英 你叫——？

贺冬兰 我叫贺冬兰，我爸爸叫贺秉忠，哥哥叫夏启明。暴动前詹师长在这教书，我爸爸跟贺老三的老子打官司，还是他帮我家写的状纸呢。

柳 英 噢，我知道了。冬兰妹子，那就谢谢你了。（交过孩子）

贺冬兰 不用谢。

〔远方又传来一阵军号声。〕

柳 英 冬兰妹子，我要走了。

贺冬兰 嗯。

〔柳英欲下。〕

贺冬兰 等等！大姐，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柳 英 成天忙着打仗，还没顾得给他起呢。就请姑姑给他起个名字吧。

贺冬兰 （略一思考）就叫盼盼好不好？

柳 英 盼盼？

贺冬兰 对。盼望红军早日回来，盼望革命早日胜利啊。

柳 英 好，太好了。冬兰妹子，红军一定会回来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再见！

〔柳英挥泪急下。贺冬兰登高远望，忽然发现襁褓内的银锁。〕

〔远处枪声又起。巧姑跑上。〕

巧 姑 冬兰姐！冬兰姐！贺老三的民团打回来了。快回去吧。

贺冬兰 好。

巧 姑 咦，哪来这小孩子？

贺冬兰 我告诉你。（耳语）

巧 姑 （大惊）啊！我妈还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哪？

贺冬兰 那……就先抱到我家去吧。走！

〔二人急下。

〔苦婢携小包袱急上。

苦 婢 （寻找）咦，人呢？（发现动静，急隐于石后）

〔卢兴祥领贺老三、崔明贵及团丁上，四处寻找。

卢兴祥 （惊恐）啊！怎么不见了？报告三爷，孩子不见了。

贺老三 不见了？卢兴祥，你是要戏耍我呀？

卢兴祥 不不不！三爷，我虽然没有跟你一块走，可我的心一直是向着你的，怎能对你扯谎呢？

贺老三 你看清那个女人真是詹国梁的老婆？

卢兴祥 千真万确，一点不错。

贺老三 她把孩子丢在什么地方？

卢兴祥 就在这块石头上。

贺老三 好，那他就飞不了！詹国梁，詹国梁，你杀了我的老子，砸了我的祠堂，我也叫你断子绝孙。——崔队长！

崔明贵 有！

贺老三 马上封锁大小山口，挨家挨户给我搜！

崔明贵 是！

〔贺老三领众下。

〔苦婢急忙从石后走出，焦急地思考、判断。

〔切光，二幕闭。

第二场 搜 子

〔二幕前。〕

〔紧接前场。苦婢家门前。〕

〔苦婢持小包袱急上。〕

苦 婢 巧姑！巧姑！

巧 姑 （上）妈，你可回来了。冬兰姐找你呢。

苦 婢 现在不行，我还有大事呢。快把包袱送到屋里去。

巧 姑 还有什么大事呀？

苦 婢 县委张书记叫我回来接詹师长的孩子。路上遇到敌人盘查，迟了一步，没有接上头，孩子不知哪里去了。我要赶快去找找。

巧 姑 妈，你别找了，孩子在冬兰姐那里。

苦 婢 这可好了。我去看看。

巧 姑 你等等，我跟你一起去。（送包袱下）

〔卢兴祥上。巧姑复上。〕

卢兴祥 苦婢，你可回来了。三爷要我来找你。

苦 婢 他找我？

卢兴祥 三爷刚回来，家里缺个烧烧洗洗的，要你去。

巧 姑 我妈都老了，她不能再帮人了。

卢兴祥 苦婢，你是三爷的老长工了，他才这样看得起你。你可不要不识抬举啊。

苦 婢 兴祥，烦你跟三爷说一声，我刚从娘家回来，等我
把家里料理一下就去。

卢兴祥 不行。三爷刚回来，家里客人多，正等人用。走
吧！

苦 婢 我过天把就去，不行吗？

卢兴祥 不行，不行。快走！

巧 姑 （焦急地）妈……

苦 婢 （示意）巧姑，你冬兰姐一个人在家没吃的了。你给
她送点米去，让她先熬点米汤喝着。等等我们再想
办法。

巧 姑 嗯，我就去。

卢兴祥 快走吧。我还等着有事呢。

〔卢兴祥推苦婢下。

〔巧姑从另一方向急下。

〔二幕启。

〔贺冬兰家的室内外。室内：土灶木桌，陈设简陋，一角有门
通里屋。室外：山色迷蒙，犬吠声声，时而还传来一两声令
人惊心的枪声。

〔幕启时，贺冬兰正端着米汤在轻轻地搅拌着。听幕后来一
阵狗叫声，她放下碗，开门望望，随即又焦灼不安地关上门。

贺冬兰 （唱）白匪一来逞凶狂，
鸡犬不宁人遭殃。
苦婢未回转，
父兄在他乡。
盼盼无人来抚养，
怎不叫人愁断肠？

（闻盼盼哭，进里屋抱出，拍哄）

啊……啊……（喂米汤）

盼盼啊！盼盼啊！

乖孩子，别哭嚷，

米汤给你当奶浆。

大别山的泉水甜，

大别山的稻谷香，

盼盼吃了快成长，

长大也去打豺狼，

先把穷人都解放，

再为穷人造天堂。

到那时天下太平人欢畅，

姑姑我再去接你回山乡。

〔巧姑急上，敲门。〕

贺冬兰 谁？

巧 姑 是我。冬兰姐，快开门。

〔贺冬兰开门。巧姑急进，关门。〕

巧 姑 冬兰姐，不好了。贺老三知道了詹师长的孩子丢在这里，派人在挨家挨户搜查啦。

贺冬兰 （大惊）啊！巧姑，你妈还没回来？

巧 姑 回来了。可刚到家门口，就被贺老三叫去烧锅去了，不能来了。

贺冬兰 哎呀，这可怎么办？

〔又是一阵狗叫声。巧姑急开门看，大惊，急关门。〕

巧 姑 不好，卢兴祥他们搜过来了。

贺冬兰 啊！这……

〔狗叫声越来越急。二人焦急无计。巧姑从门缝张望。〕

巧 姑 冬兰姐，他们快到了，怎么办呀？

贺冬兰 巧姑，我抱着盼盼在床上装病，你堵着房门别让他们进去。

巧 姑 好！

〔二人急进里屋。少顷，巧姑复急上，随手拿两个鸡蛋放在锅台上，又在土灶内点起一把火。〕

〔卢兴祥领崔明贵、团丁上。〕

卢兴祥 （捶门）开门！开门！

巧 姑 谁呀？

卢兴祥 是贺三爷派来的人。快开门！

巧 姑 这屋里没有大人，我们都是女孩子。你们别进来。

崔明贵 少废话，快开门！

巧 姑 你们想干什么？我就不开！

崔明贵 砸！

〔团丁砸门。〕

巧 姑 哎，哎，别砸！别砸！开门就开门，看你们想干什么。（开门）

〔卢兴祥领崔明贵、团丁进屋。〕

卢兴祥 巧姑，是你呀。忠老头呢？

巧 姑 放排去了。

卢兴祥 贺冬兰呢？

巧 姑 病了。

卢兴祥 病了？

崔明贵 搜！

巧 姑 哎，哎，你们到底要搜什么？

卢兴祥 搜个毛伢子。

巧 姑 卢兴祥，你不要胡说八道。冬兰姐和启明哥还没成亲，哪来的什么毛伢子？

卢兴祥 你这丫头真会打岔。我们是搜詹国梁的老婆柳英丢下的那个小杂种。

巧 姑 这里没有，你们快走吧。

崔明贵 (不理巧姑，向团丁)搜！

(崔、卢欲进里屋。)

巧 姑 (急忙拦住房门)你们不能进！

崔明贵 为什么？

巧 姑 冬兰姐病了，还在床上躺着呢。

崔明贵 叫她滚开！

卢兴祥 让开！

巧 姑 我就不让。卢兴祥，你别忘了，冬兰姐是你们家贺三爷的堂妹妹。你们这样无礼，贺大伯回来非找贺三爷告你们不可。

卢兴祥 这……崔队长，我看是不是就算了。

崔明贵 不行。团总有令，不管谁家都要搜查。团总怪罪，由我承担。搜！

卢兴祥
团 丁 是！

(卢兴祥拖开巧姑。众进里屋，少顷复出。)

崔明贵 走！

卢兴祥 (向团丁)弟兄们请！

(团丁、卢兴祥下。崔明贵刚要出门，里屋传出婴儿呱呱的啼哭声。)

崔明贵 回来！回来！孩子在里面。

〔卢兴祥、团丁急回，随崔明贵直奔里屋。巧姑惊慌失措。

崔明贵抓住婴儿上。团丁、卢兴祥随上。贺冬兰哭喊着“他不是的！他不是的！”追上，欲扑上去夺孩子，被团丁拦住。

崔明贵（冲着巧姑）你不是说不在这里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狠狠打了巧姑一记耳光）

卢兴祥 崔队长，这小杂种怎么办？

崔明贵 摔死他！

卢兴祥 好，我来！（抓起孩子，举起欲摔）

贺冬兰 住手——！（猛扑上去，夺过孩子）他不是詹国梁的孩子，你们不能摔死他。

崔明贵（逼向贺冬兰）哼！你说他不是詹国梁的孩子，那他是谁的孩子？只要你说的清楚，讲的明白，我就饶他不死。怎么样？他到底是谁的孩子？谁生的？谁养的？你讲！你讲！你给我讲！你给我讲呀？！

（一拳将贺冬兰打倒）

贺冬兰（背唱）敌人声声来逼问，

叫我一时无计生。

有心向前把子认……

（站起，欲说又止）

〔幕后合唱：

啊……

姑娘家的名声重千斤。

崔明贵 不说，就摔死！

卢兴祥 把孩子交过来！

〔崔、卢步步逼向贺冬兰。

〔幕后合唱：

眼看盼盼要丧命，
顾什么羞耻与名声。
挺身向前把子认——

崔明贵 摔死！

〔卢兴祥又夺过孩子，举起欲摔。

巧 姑 （抓住盼盼不放，焦急地）冬兰姐！

贺冬兰 慢着！（猛地夺回孩子。

（接唱）他是我养来是我生！

崔明贵 （一怔）什么？什么？（提起贺冬兰的辫子抖动着）是你生的？哈哈哈哈哈……（与卢兴祥、团丁相视，大笑）

（唱）笑话笑话活笑话，

真是叫人笑掉牙。

世界上只有那野生的葫芦、野生的瓜，

哪有野生的小娃娃？

你是姑娘没出嫁，

你没种瓜怎收瓜。

贺冬兰 （唱）什么笑话不笑话，
这笑话不是出在哪一家。

巧 姑 （唱）世界上也有姑娘没出嫁，
闺房之中生娃娃。

崔明贵 （恫吓地）

（唱）劝你别把花枪耍，
是真是假我眼不瞎。

小小年纪说假话，

你根本不是孩子妈。

贺冬兰 （唱）是假难成真，

是真难作假。

巧 姑 (唱) 你们家姑娘姐姐没出嫁，
有哪个，胆子大，当众人，
说假话，承认自己生娃娃？

崔明贵 这……不许多嘴，站过去！（把巧姑推到一边，对贺冬兰）
我问你，这孩子多大了？

贺冬兰 还不到一个月。

崔明贵 什么时候生的？

贺冬兰 八月初八，半夜子时。

崔明贵 他老子是谁？

贺冬兰 有孩子还能没老子？我不想告诉你。

崔明贵 （揪过巧姑）你老实说，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她生的？

巧 姑 说过了。是的！是的！

崔明贵 你扯慌！（用枪顶着巧姑的脑门）

巧 姑 （毫不畏惧地）扯慌，你杀了我。

（崔明贵犹豫、思考）。

卢兴祥 崔队长，你看……

崔明贵 你应当知道这是不是她的孩子。

卢兴祥 我离家四五年了，也搞不清楚。

崔明贵 那……把她娘俩带走，交给团总处治！

贺冬兰 你们凭什么抓人？

崔明贵 少罗嗦，带走！

巧 姑 （急忙拦住门）不行！不行！冬兰姐还在生病，你们
不能带她走呀。

卢兴祥 滚开！（推倒巧姑）

贺冬兰 巧姑！